

南

史

冊七

南史卷四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

魯爽

薛安都從子深

鄧琬劉胡

宗越

吳喜

黃回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仕晉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  
義以功爲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因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  
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  
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  
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  
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  
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爲荆  
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

次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  
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爲太武  
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中將軍有武  
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爲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  
常置左右恆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悅以爽爲司州  
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  
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碭  
礮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弑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  
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爲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  
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  
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卽位以爲司  
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  
酒乖謬卽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

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  
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板到奉行  
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  
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

誅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強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宋武帝定關河  
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爲雍州秦  
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爲北  
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爲建武將軍隨  
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  
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  
初征關陝至臼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  
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

庚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卽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  
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庚淑之鞭我從  
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  
都旣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  
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  
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  
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  
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  
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  
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諶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  
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  
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  
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

白衣領職坦繫尙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卽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爲左軍將軍直閣安都將爲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時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款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

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  
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賴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  
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  
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深深驚起率  
軍赴難高帝卽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閣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卽位遷左衛  
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祿勳孝武起義初琬  
爲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遠徙仍亭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  
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出爲晉安王子  
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以文帝孝武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  
子勛次第旣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

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廳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頃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顥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疋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顥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卽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之撰爲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

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  
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  
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鴟棲其中鴟集其轡又有禿鷺集城上拜安陸王  
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有鴟棲其帳上琬性鄙闇  
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  
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  
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遺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  
太守張永爲繼尙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  
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琬遣孫沖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  
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  
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沖之謂  
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明  
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又遣豫州刺史

劉胡來屯鵠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校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  
攸之在赭圻胡因與那等共語那等說令歸順胡回軍入鵠尾無他權略建安  
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強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  
部尚書褚彥回至武檯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  
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彥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  
干朝典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強弩將軍任農夫  
等領兵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  
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趁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  
大足琬進袁顥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鵠尾張興世建議越鵠尾  
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  
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  
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顥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  
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

顓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旣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碗大送資糧  
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顓聞胡走亦棄衆西  
奔至青林見殺琬惶擾無計時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  
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  
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懾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卽斬琬  
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爲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  
脫鎗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  
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困因隨懷直入城  
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取  
胡首竊有其功荊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頃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  
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荊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  
入城執子頃以降

劉湖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

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卽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  
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  
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讎人太守夏侯穆嘉其  
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  
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  
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  
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  
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  
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  
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尙方尋被宥追  
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  
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

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物其家越等武人麤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日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卽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

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並爲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校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旣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卽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卽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當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

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梟斬東土旣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內殿與言謹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贈子徽人襲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爲齋帥及去職

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明帝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旣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

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己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旣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爲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釁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吳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黃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南史卷四十

南

史

卷四十

列傳

九

中華書局聚

珍做宋版印

南史卷四十考證

薛安都傳父廣爲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北史作父廣晉上黨太守

元嘉二十一年來奔○北史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  
青州刺史沈文季○季北史作秀

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北史作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

黃回傳竟陵郡軍人也○郡南本作都

南史卷四十考證

蘇軾詩卷之五  
馬比之子謂其家曰○余嘗謂子雲之賦  
不若子建之辭○子雲之賦固以辭采為上  
而子建之辭固以氣骨為上○蓋人情有所  
過而賦體有所失也○子雲之賦其失在  
于用事○讀其賦者不知所造于何經史  
惟子建之辭其失在形似○讀其辭者不知  
其意之所自來○故其時人謂子雲之賦  
如金玉之器皆重器也○子建之辭如瑩  
之珠皆自然也○故其時人謂之子雲之賦  
猶雕蟲也○子建之辭猶自然也○故其時人  
謂之如龍虎也○此所謂失在于過也○今  
之學者以子雲之賦為工○子建之辭為

南史卷四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繼子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子幾

安陸昭王炳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子頴胄  
頴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於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侍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卽敕外如先給通

憮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延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卽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叡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悅先是貴人以華釵廚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爲之悲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旣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効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闈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闈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

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歷位祕書監廷  
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  
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  
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卽位追加封謚三  
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糲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  
卽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  
西陵曰修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  
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躉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  
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  
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  
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

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  
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  
停講永泰元年卽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  
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  
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  
己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牋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旣輔東昏潛結江祏兄弟謀  
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  
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  
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  
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諸荊州  
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遙  
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  
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儉楚欲以討劉

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尙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從南門出戰爲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閣入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旣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

軍入城焚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淵淵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遙欣髫鬢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祏曰遙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紩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紩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遙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遙欣與始安王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輒湊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爲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遙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宴始安王遙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遙欣曰昭王

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兩  
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最遂以此  
廢所在皆止遙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斷邪建武元年進號西中  
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荊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  
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遙欣好勇  
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遙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  
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第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  
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  
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  
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  
善之慶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  
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

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納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吳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納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謚曰昭侯明帝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納靈輒慟絕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寶晊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旣而城內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賢霍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

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見委任勢傾天下景  
先本名道先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  
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轆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  
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瞻拜還未  
至府中門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轆事邪景先奉謝景先事上盡心故恩  
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  
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  
荊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益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塗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  
何人聲聲不絕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卽窮討之  
了不見明日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  
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益  
城塗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至中郎司馬性奢豪  
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黃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穎胄襲爵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腳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勳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

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爲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胄以魏軍尚遠不卽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胄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胄不同遣穎胄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勸同舉兵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武齎書與穎胄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遺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閑齋定議闡

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闈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寶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卽尊號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門城悉依建康官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

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抵制瓚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輶輶車黃屋左纛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荊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修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

侍中衛尉卿出爲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  
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  
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  
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  
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爲盜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閣將軍張  
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  
將軍謚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遷於畝焉後張弩  
損腰而卒第七子斲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爲府長史梁  
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開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  
退斲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聞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斲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衡陽公諱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宋元  
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諱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  
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諱

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諶懼而退武帝卽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臥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筋者諶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

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恆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飯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謀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騎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別使誅誕子稜妻江淹文字才君聞諶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諶弟誅字彥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諶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

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噬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絕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爲東宮直閣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狡猶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倮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黃縠禪跂牀垂腳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以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姥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

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內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內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遺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璽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旣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與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

職加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  
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  
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牆走逢臺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謂曰  
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錄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  
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  
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遙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  
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  
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羸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  
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  
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  
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旣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  
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  
人號爲蕭痾剛很專執羣小畏而惜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

文濟圍坦之宅誅之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  
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  
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遙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  
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賴胄荊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  
所致乎謐與坦之俱應顧託旣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南史卷四十一 考證

始安王遙光傳太子右率左輿威屯東府門東籬門○屯東府門東籬門一本作屯府東籬門

焚屋宇且盡○屋宇一本作居宇

曲江公遙欣子幾傳好學善草隸書○草閣本作章

南豐伯赤斧子頴胄傳梁武帝復遣天武齋書與頴胄○遣監本誤追今改從

梁書

頴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史應作夬雖梁書宗夬本傳未載此事而云故領軍將軍蕭頴胄深相委仗每事諮焉其爲夬無疑也

頴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監本缺郢字今從閣本增入

衡陽公謐傳謐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出宿監本訛宿出今据齊書改

正

臨汝侯坦之傳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離各本誤

南

史

卷四十一 考證

一 中華書局聚

難今改從齊書

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建監本訛孝今從閻本  
坦之科頭著襪踰牆走○禪監本誤禪今從齊書

羣小畏而惜之○惜一本作憎應從之

南史卷四十一考證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唐

李

延

壽

撰

齊高帝諸子上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  
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暉陸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  
王鉉袁脩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鑑區貴人生衡陽王  
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  
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  
仕宋爲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爲晉壽縣  
侯後爲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賊伐荊州界內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怨  
怒西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賊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

侯篡立頭挺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都城下凝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凝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凝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凝令左右舞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凝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凝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卽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凝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凝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竇以爲內應也凝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凝出爲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輔凝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

席思政王儉與凝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寔須緝理公臨莅甫爾  
英風惟穆江建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  
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凝至  
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多所寬假  
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凝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  
卽位赦詔未至凝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  
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會魏軍動詔以凝爲南蠻  
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  
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  
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  
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  
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  
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凝遣中兵參軍虞欣祖

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凝以將還都修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凝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宮六門武帝卽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凝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凝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恆制從之凝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閣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凝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凝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

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柏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竟不從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凝求解太傅不許凝常慮感滿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武帝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凝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凝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凝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甚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功巧督卹餚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

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  
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紜上答曰欺巧那可  
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辯大耳亦  
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  
景弟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疑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不獻書於疑極言其失  
疑咨嗟良久爲書答之又爲之減遣不字令哲後爲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  
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不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  
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澑池毛遂  
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  
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  
時尙書令王儉當朝不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  
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  
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悅不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

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凝進位大司馬八年給阜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凝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愬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凝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凝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凝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凝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凝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岡麒麟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遊幸唯凝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凝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凝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

軒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凝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凝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凝著烏紗帽極口盡歡敕凝備家人之禮凝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凝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戶凝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袞冕之服溫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綵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輶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輶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凝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盤水干飯酒脯

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  
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  
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每令深一二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  
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  
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送  
祭奠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  
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凝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貸  
雜物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凝性汎愛不樂聞  
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轡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  
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凝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  
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  
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  
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

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閨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慚顏已不覺汗之露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凝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凝位宦尙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己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妬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後少時亦亡

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俟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子

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于後降封新塗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建武中爲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大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雋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步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

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  
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  
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  
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  
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  
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  
旋者况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  
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體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  
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  
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  
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  
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  
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

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  
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閨人趙叔祖  
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見道我此  
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宣  
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具宣敕意子  
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爲吳郡太守卒官謚曰  
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  
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亦  
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  
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  
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吳郡  
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  
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

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茲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第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後爲祕書監簡文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

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  
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  
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  
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鯨布來臣追想清  
風髣髣在目卿宜力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  
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  
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並受寶應署置乾獨不  
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  
子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爲子  
位太尉錄事參軍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  
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  
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黃門郎中大

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  
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  
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  
武帝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  
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  
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  
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搵而已衣冠  
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  
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吳興太守卒時年  
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  
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  
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  
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

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  
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  
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  
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  
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  
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  
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  
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  
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  
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  
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  
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晉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

付祕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風神閑廣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恆自裸袒而  
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  
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  
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悅之還除散  
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  
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  
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  
施用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  
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  
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  
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  
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  
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

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酬答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餒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南歸後歲在癸卯夏月於家塾中  
偶得此書甚為之喜不勝言  
予嘗謂人曰此書必是宋刻  
或有疑之者謂予固妄也  
予笑而不答人亦莫知所以然者  
予謂此書必是宋刻者有二端  
其一以卷首題爲《東坡全集》  
而卷末題爲《東坡先生集》  
蓋宋時人以爲同一之書  
而後人以爲二書者多矣  
予謂此卷首題爲《東坡全集》  
則必是宋刻者又一端也  
其二以卷中所載詩文  
皆宋人所作而無一人爲元人者  
蓋宋人所作而後人妄加者  
多矣此又一端也  
予謂此書必是宋刻者有二端  
其一以卷首題爲《東坡全集》  
而卷末題爲《東坡先生集》  
蓋宋時人以爲同一之書  
而後人以爲二書者多矣  
予謂此卷首題爲《東坡全集》  
則必是宋刻者又一端也  
其二以卷中所載詩文  
皆宋人所作而無一人爲元人者  
蓋宋人所作而後人妄加者  
多矣此又一端也

南史卷四十二考證

豫章文獻王嶷傳江建來蘇○建一本作漢又下文古人云期用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用作月似俱應从之

上數幸嶷第○第各本俱訛第今改正

子廉弟子恪傳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此與梁書同惟隋書經籍志云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與此異

子雲傳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鍾監本訛鐘今改正

南史卷四十二考證

卷之五

王

如是而與其  
子平子以爲  
不知也○

人

世說新語

卷之五

南史卷四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黃門侍郎南兗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爲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黃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  
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  
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踐阼  
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武帝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  
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  
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  
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  
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  
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  
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  
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  
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

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暉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暉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暉小字也故暉見愛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暉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棋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棋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儔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暉講五經武帝卽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暉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炤抄肉柈帝笑曰汙炤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

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羣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羣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僻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絕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羣也武帝幸豫章王凝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羣凝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凝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羣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否映曰臣好栖靜因以爲稱又問羣羣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羣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羣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羣得失徵還爲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羣

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進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尙書令王儉詣畢畢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鮓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嵩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都陽王鑠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卽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鑠方還始入觀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鑠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

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  
未爲鏘在官理事無擁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  
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  
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  
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尙少朝廷之幹唯  
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  
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  
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  
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  
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  
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  
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旣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  
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

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都陽王鑠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都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與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都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都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爲祕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

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  
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  
當滅滅後有王勝惠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  
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腳而行甚疾遂不  
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  
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惠反語爲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  
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  
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  
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  
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  
籤張曇督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  
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督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督  
還說顯達遣家累己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

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卽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榔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佞性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爲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

久別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  
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爲之止樂  
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  
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  
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  
先畫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  
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  
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期月之間殆將  
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常觀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都  
陽王鏘曰闔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旣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  
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  
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

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爲當時蕃  
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閻梨第一  
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閻梨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  
祕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  
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  
鋒聞數曰江祏遂復爲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  
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曰旣殊羣而抗  
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  
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度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  
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遙光之  
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  
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  
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數聞其死流涕曰芳

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閭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歎欷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蠶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往行左右誤排榦榴屏風倒壓其背神色不異言談無

輶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堋的大闊曰終日射候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賚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入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嶷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閣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祕不出覺後卽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鉉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婦

流涕不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臥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爲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爲仁由己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爲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恆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

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永命於近戚寄重任於  
疎親以爲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淳隆  
家國曾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南史卷四十三

珍倣宋版印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始興簡王鑑傳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王監本訛一今改从閣本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邡一本作邡

宜都王鏗傳左右誤排柂榴屏風倒壓其背○柂閣本作楠又榴一本作瘤誤史臣論禮地兼隆易生猜疑○猜疑閣本作推擬

遂韜永命於近戚○永一本作末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卷四十一

一

○此卷之序文皆是其子所作  
○其子曰某人也○其子曰某人也

○其子曰某人也○其子曰某人也

○其子曰某人也○其子曰某人也

○其子曰某人也○其子曰某人也

○其子曰某人也○其子曰某人也

南史卷四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  
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  
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庚昭容  
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  
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  
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  
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祕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

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爲子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之許啓爲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喪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旣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旣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

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  
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  
期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期允協情理沒閏  
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卽位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  
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  
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  
濟陽范岫汝南周顥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  
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  
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爲後來名將永明三年  
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傳王儉令太子僕周顥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  
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傳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  
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  
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儉曰乾健震動天以

運爲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爲德本義太子並應機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爲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壘等其中起出土山地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

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  
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  
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十年豫  
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旣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  
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  
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姓私咸謂曰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  
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斂以衰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期朝臣  
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期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  
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虛館鬱林立  
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  
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  
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

曰嬾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召后還縣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  
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  
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  
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  
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  
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  
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  
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  
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  
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  
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  
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而毀庶子在家  
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

謂應不相待中軍線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  
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卽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  
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  
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  
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  
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  
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  
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還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  
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  
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  
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  
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  
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

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講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大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旣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殿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

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  
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  
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袞冕  
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黃鉞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綺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  
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輶黃屋左纛輶轎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  
劍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  
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遂  
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  
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  
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  
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  
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

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閭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

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虯勝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旛帳迺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賦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毀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卽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荊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瑋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燈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

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未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  
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置兵佐鄱陽王鑄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  
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爲  
嫡武帝卽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  
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旣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  
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  
爲都督荊州刺史直閣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  
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  
蘊藉乃改名爲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  
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

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  
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  
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  
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  
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  
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  
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  
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  
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逸上  
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卽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  
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  
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靖氏子響密作啓  
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

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嘵蹙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歎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嫡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空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期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

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鑿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覺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爲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祕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閭陸超之議

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閭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盆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旣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爲喪殯董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

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孰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旣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後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爲都督荊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

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鑠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諶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簿劉驥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  
郡太守鬱林卽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  
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  
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卽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卽  
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耳既而伯茂手自執燭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  
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  
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  
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  
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觀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  
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恆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暉爲江州  
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暉遂免還南海  
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  
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

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儻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第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

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苟時始爲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悅而許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旣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葵爲巴東公以南康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爲尼明帝卽位使

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卽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爲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爲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

修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爲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卽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爲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遠時人皆云此寶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

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卽位爲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入擒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

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尙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盧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卽位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都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卽位爲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十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都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

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於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跡尋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勞勦也

珍倣宋版印

南史卷四十四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文惠皇太子長懋傳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果監本誤東今改从閣本  
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賜其妻米百斛○斛監本訛解今改正

廬陵王子卿傳又作銀燈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燈閣本作鎧  
魚復侯子響傳子響膽力之士王衡天○衡監本作衡今从閣本

臨賀王子岳傳字雲嶠○嶠監本誤喬本卷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此誤複  
之今从閣本改正

史臣論守器之重邦家所馮○馮監本訛爲今从南本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大聖人也。○此卷本有題曰：「大聖人也。」

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掖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旣陽縣吏鬪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爲儼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卽位以爲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

補既陽令昔日鬪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既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呴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旣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卽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三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塞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

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爲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卽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別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宮內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

皆逃走境內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  
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  
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  
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  
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  
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  
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  
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  
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  
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  
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  
倖得細鎧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  
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

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  
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  
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  
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  
年出敬則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卽位爲大司馬臺使  
拜授日兩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  
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爾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  
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旣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  
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  
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間計於梁武帝  
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爲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  
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爲府司馬頻銜使上爲傾意待之以爲游擊將軍遣敬  
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

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懷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狃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釁金釁謂鳩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遺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眺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眺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擣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閣丁與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不聲明日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

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  
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  
盛直閣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尙書左僕射沈文秀爲  
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錨隨逐之十餘萬  
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  
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再  
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  
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  
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  
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  
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  
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槩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

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卽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卽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卽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卽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賸獠帥曰兩眼刺史尙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誠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旣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尙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

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卽取於前燒除之  
其靜退如此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爲公明帝卽位進太尉封  
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爲三公事而職典連  
率人以爲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  
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  
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  
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  
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  
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  
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  
布幔威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  
名著於境外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  
爲江州刺史鎮彭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

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  
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  
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業以掩不備又遙指郢州刺史建安  
王寶寅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  
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閉門  
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  
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拒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  
之籬側血涌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  
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  
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宦至寧蠻  
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  
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

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爲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  
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  
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貨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  
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鵠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  
助雍州刺史袁覲爲弩弦黨同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  
氏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卽以爲妾後  
爲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  
下敬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  
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  
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亭除  
驃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  
位旣輕不欲使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荊州  
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

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泗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史沒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披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瓌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瓌兵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還江陸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乂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爲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

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彥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爲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敘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謠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旣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旣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

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閻人聞其  
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  
華林入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誠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  
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紹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少  
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沒  
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  
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  
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差便奏之又於新林  
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臥夢大子有角  
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  
帝嫌狗兒名鄙改爲敬兒故猪兒亦改爲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  
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  
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少有志業  
仕宋爲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  
樂安縣子爲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爲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  
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勳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爲都督豫州刺史鬱  
林卽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  
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爲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卽位爲護  
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  
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卽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  
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  
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  
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爲直閣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  
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  
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

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彊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  
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於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  
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  
事告寅共爲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  
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  
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嚴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  
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  
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  
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燈沈佚等謂寶玄曰崔  
護軍威名旣重乃誠可見旣已脣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  
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爲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  
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  
以覺爲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

皆潰左輿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擒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爲吳王時柳燈別推寶玄恭祖爲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騎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

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旣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內鮪籃中擔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冤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偏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爲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略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勳非往時位踰昔

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于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鳥盡之運內惑邪夢跡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南史卷四十五

聖門道學傳播者則非其至難士人其要出處多以爲風流雅致以名  
國號矣而文彌遠嗣李公麟又稱其風流雅致莫之能當蓋文  
宗皇帝嘗謂公之文義主於清雅韻致而氣魄雄深筆氣雄奇

南史卷四十五考證

王敬則傳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甘監本誤明今从閣本

陳顯達傳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物閣本作許隨一作遂一作逐今从監本

以爲江州刺史鎮彭城○彭一本作益

張敬兒傳敬則甚恨焉○恨監本訛敬今从閣本

南史卷四十五考證

南史卷四十一

既持我執我則其執事○始是太始得半疑而來

以無正統被奉為執事○過一本半點

一參照今人舊本

斯固者當是通事長官吏不該執事與其○若謂本官者

或誤今从陸本

王勃賦序張衡賦序皆令書大不真當曰張衡以辭旨興○古稱

而中多因古而發

南史卷四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六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

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子珍齊國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  
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  
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  
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  
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  
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後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  
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

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後爲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沿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人生擒之斬建康市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卽位爲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爲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

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輶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  
又於聽上入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  
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  
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  
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  
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冀四州

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  
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齋錦出事發繫南兗州獄高帝遣  
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  
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  
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  
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遺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

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  
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  
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  
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卽位封建昌  
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  
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  
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  
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  
上不答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爲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  
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  
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  
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旅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

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貴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日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宮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黃回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倚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閣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卽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縣陽以居之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鬪豹皮公

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  
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  
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爲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爲賊朝廷聞其  
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爲己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  
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  
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閣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  
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  
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使轂  
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  
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恆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爲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  
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  
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  
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閣將軍還

都爲貴戚追敘郢城時褰露穢襪之事其慙如此爲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卽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卽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卽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東昏卽位爲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悉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入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爲梅蟲兒茹法珍設女妓金翠耀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

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尙方梁武帝兵至得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威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爲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末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爲勔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兗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

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爲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卽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謚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絕衆食噉恆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恆願爲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閣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

中郎將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益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始爲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沌陽侯高帝卽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

手敕曰餉周公阿杜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壁世子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敕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屍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飭馳馬奮稍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熒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爲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稍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兗州刺史進爵爲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

領職入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從東宮直閣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閣將軍曹道剛爲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內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換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鉛等物敬則有一內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內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遙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綦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唇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旣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黃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爲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爲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戶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謂蕭諶曰若

不能見與千戶侯不復應減五百戶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說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兵旣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爲寇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勔幢主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勔大賞之卽擢爲軍主廣之於勔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勔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感相賞接啓武帝以爲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

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第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馳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卽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爲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賊盜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歎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爲北徐州刺史

將軍如故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內殿與稷會尙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尙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灊陽侯遷都官尙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爲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怏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卽散因此疎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爲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爲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

張齊字子嚮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荊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爲荊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爲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爲南兗州擢爲府中兵參軍梁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日與稷珍國卽東昏於殿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脩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旣爲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都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釀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南史卷四十六

珍倣宋版印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

李安人傳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又一項羽神事顧炎武日知錄所謂一事而互異者也

曹武傳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帶監本誤帝今改正

呂安國傳謚肅侯○侯監本訛俟今改正

史臣論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報罵二字不可解本傳意  
望台鼎心常鬱快及酒後啓帝因致疎退一段梁書不載所謂報罵者或指  
此然必有訛字

南史卷四十六考證

御文卷四十六

故無以當

道之學必有體於其間矣○故學者不識其體則無所用  
而惟識其體則不知其學亦可謂忘○故曰外以得其體  
而致其本於性也○而達本於性者在於五

皆方物者無能通於事○學者本於性者在於五  
事而無以當

學者入聖門而無能通於事○及上達本於性者在於五  
事而無以當

南史卷四十七

唐李延壽撰

列傳第三十七

荀伯玉

崔祖思

叔父景真  
祖思宗人文仲

景真子元祖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柏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祐

劉暄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詠之曰入風簷遙翻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

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謂云若許某自新必呑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卽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輿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帝爲南兗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日効矣昇平初仍爲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旣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驃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

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遊玄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持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弔之五更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彥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

方得弔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惙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宮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卽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胤叔爲太子左率呂文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諱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唐堯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並除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

啓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寶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旣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苟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閔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閔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黃門侍郎武帝卽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爲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太廟之南弘脩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構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遺女阜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

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祐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曰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答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歎惜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爲立祠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

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士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  
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  
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  
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恆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淮北頻歲不熟  
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兗豫司諸州又各  
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  
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爲百姓所懼除黃門  
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  
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  
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  
陰取爲冠軍錄事參軍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柔宗  
神經淡序德晦河晉歷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絲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

秋風起塞草衰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  
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轉晨征幹精潭而悵泗柂松洲而悼情蘭含  
風而寫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軒絕越之聲歛園琴之孤弄想庭  
藿之餘馨青闌望斷白日西斜恬源覩霧壘首暉霞戒旋鶴躍遠波情絲絲而  
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  
陵山驚飈兮滌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  
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侃達高帝  
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付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  
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爲帝太尉諮議侃事高帝既久備悉起居乃  
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  
校尉任以心膂帝卽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

謚質侯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以孝聞

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戶外問內豎消息間  
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一枚仕宋位黃門郎  
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齊  
武帝始從宦家尙貧薄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爲  
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  
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疏有黃領臞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  
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  
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  
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輿大官鼎味不  
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  
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  
衣領職鬱林廢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

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休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獎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內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鞅及應選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

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馬柏年患  
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  
柏年云胡諧是何僕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柏年柏年稱疾  
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柏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柏年下帝  
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  
尉明年卒諡肅侯柏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  
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  
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  
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攷通直常侍玩之少閑  
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  
怨訴孝武坐免官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  
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

錢帛器械役力州縣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銳羹斷以芒接之間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驍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黃門郎先時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卽位敕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吐俗巧僞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並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潛通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

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  
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  
正故寓之謂可乘虛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  
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擒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  
乘勝百姓頗被強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稍  
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旣伏誅內外莫不震肅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  
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煥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煥儉並  
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  
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  
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皐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煥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  
帝所知襲祖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  
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

也尙方令吳喜愛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尙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內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妬尙書丞勞彥遠以善棋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彥遠爾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阜熯掃箒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記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卒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徒右長史祏姑爲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謚景皇后生齊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

帝爲吳興以祏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  
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祏每說明帝以君臣大  
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軒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既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  
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  
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祏  
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軍明帝爲宣城王  
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  
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贈  
光祿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權  
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內職不願遠役投於祏祏  
謂明帝曰昔人相喧得一州便躡今爲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  
曰今使卿爲雍州闔外一以相委祏旣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  
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祏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

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遙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誠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卽位祐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勳止關諸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祐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賛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祐祐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祐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

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謀令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祐祀同日見殺祏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祏等既誅帝恣意遊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祏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厥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祏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遙光事起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尙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祏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

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  
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兗將興霸業  
崔蘇睹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悰笥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並得攀光日月亦各  
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誠蓋亦遠有致乎  
江祏立辟非時竟蹈龍逢之血人之多僻蓋詩人所深懼也

南史卷四十七